

## ■ 奉人纪事

## 与新奉化人交朋友

徐国平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有大量外地人员到奉化工作和生活,尤其是设区五年来,奉化像磁铁一样,吸引越来越多外地人口落户,成为新奉化人。这些人中,有带项目到奉化创业的投资者,也有政策引进的科技管理人才,更多的是前来务工的人员。在基建工地、工厂车间,新奉化人占有很高比例,在房屋装潢、环卫保洁、家政安保、物流配送、餐饮服务等行业,新奉化人成了主力军。新奉化人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给奉化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注入了活水,增加了人气,同时为奉化城市建设添砖加瓦。新奉化人在这里生根发芽、安家落户,逐渐把奉化当做第二故乡。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接触过不少新奉化人。随着时间推移,与他们的交往日益增加,有的甚至成了忘年交。二十多年前从湖南来的小陈,是个大学毕业生,刚来时应聘到一家企业工作。他克服语言、饮食习惯、处事方式等等

诸多困难,对奉化从陌生到熟悉,再从融合到喜爱。他娶了奉化姑娘安了家,孩子也在这里出生。之后,他和妻子一起创业,工厂办得红红火火。期间,我给过他们一些小帮助,特别是在他创业遇到困难时,我鼓励他不要因一时困惑,放弃在奉化发展的梦想,要用积极的心态去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现在,小陈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奉化话。他对我说:奉化确实是一块干事创业的高地,是一个能凭真本事立身成事的地方。

现在的工厂,虽然外地员工流动性较大,但只要领导真正重视外地员工的新薪资福利待遇和精神关怀,还是能留住员工、稳定队伍的。我所在公司的领导就很重视这方面,对有真才实学、有发展潜力的新奉化人蓝领员工,委以重任,并提供上升空间。小陈来自安徽阜阳,从一开始只身一人来奉化打工,到之后带全家到奉化工作生活。他从普通工人做到班组长、车间主任、部门经理,公司党支部还培养他入了党。他的两个孩子要入学时,公司给予了帮助。如今,小陈买了车、买

了房,成了安家落户的新奉化人。每当我用灵桥牌普通话与小张的皖北普通话交流时,总会迸发出幽默的火花。我记得小张说过好几次,他全家来奉化安家是正确的选择。奉化是座包容的城市,也是座有活力的城市,他来奉化十多年,最初只有对雪窦山和水蜜桃的朦胧印象,现在熟悉了城区的每一条街道。这些年,奉化的水变得更清了,道路变得更宽了,城区变得更靓丽了。他从初来乍到时有孤独感、自卑感,到现在有了归属感、认同感和幸福感,奉化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来自江西吉安的小曾在公司当部门主管十多年了,从当年青春洋溢到现在鬓角微白,一直保持着朝气和激情。他的两个小孩分别在奉化公办学校读初中和小学。他有江西人典型的踏实稳重的性格,平时话不多,一讲话就讲到点子上。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未来的希望在孩子身上,我出来工作选对了地方,奉化的教育质量确实不错,有利于孩子成长。”他说他也选对了单位,工作环境好,与领导成了朋友,他也

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

不过,新奉化人也有共同的烦恼,在与一些朋友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因为社交圈子较小、业余生活单一感到困扰。现在仍是熟人社会,日常生活中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缺少社会支持系统,不少事情办起来不够顺畅,有时会失去方向感。我感到克服新老奉化人之间交往的局限性,求得相互融合、和谐共处的模式,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作为世居在奉化的本地人,对新奉化人要心怀大爱,多一份关心、理解和支持,多与他们交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的城区可能没有这么美好。他们是光荣的劳动者,理应受到尊重,获得与其职业相关联的社会地位。有关部门要提升服务质量,有效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多为新奉化人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送温暖、送政策、解后顾之忧,不断为新奉化人拓宽社交渠道、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而新奉化人要以积极的心态,主动融入社会,树立奉化人意识,与当地融合,多与当地交朋友,把奉化作为第二故乡,实现谋生创业、安居乐业的梦想。

## ■ 往事如烟

## 我的第一次出游

雷声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转眼年近古稀,思绪返老还童。往事犹似泉涌,在脑海中时常闪现,譬如人生第一次出游的情景和感想仍然让我记忆深刻。

那是1966年12月中旬,我当时是奉化县大桥人民公社镇南小学四年级学生。学校组织高年级段学生徒步去宁波参观展览,周五早晨出发,周六下午3时半乘大客车回家。出发前那个晚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出发当天,我很早起床,吃好早饭,怀揣着几个当中饭的烤番薯,早早来到集合地点。早晨6时半,大家由各班主任带领,以班级为单位出发了。同行的共有3个班,100多人,浩浩荡荡地沿甬临线、宁奉公路向宁波城区进发。

那时的公路以泥土石块为基,上面铺了细沙石子,路两边种有柞子树,汽车开过沙尘四扬,让人睁不开眼睛。时值冬天,天气寒冷,又遇阴天有小雪,气温在零下5摄氏度左右。那时,柞子树的叶子早已凋谢,露出了白色的柞子,路下水沟结了厚冰,田野里留下稻根杂草,全无生机,满目凄凉。那时的家庭贫富差得不多,每人身上穿得少,仅有薄袄、两条单裤、单丝袜和解放鞋,我和同学们都冻得瑟瑟发抖,小手冻僵脸蛋冻红。起先,大家都埋怨老天不睁眼,没有开太阳,畏缩着前行,走着走着,人走热了,手脚上的冻疮发痒,感觉浑身开始冒热气。人热起来后,气势也出来了,队伍虽不能体现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但大家表现出了兴高采烈的情绪。我是班长,拽着红旗,伴着老师走在队伍前列。老师见同学们情绪活跃了,叫我呼叫大家一起唱歌。就这样,我们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一路欢歌笑语疾行。我们先走过奉化塘下、江口,鄞县鱼山头、张家垫、横涨、石碇等村镇。中途停顿,大家吃各自自带的干粮作为午餐,稍作休息,继续前行。

进入宁波市区,过大世界、老江桥,隔江观望轮船码头,然后到中山路上鼓楼,转入开明街、孝闻街附近,下午2时左右到达会场。参观展览的人很多,大家按顺序排队进场。参观完展览后,天已很晚,暮色中来到孝闻街上的家招待所。由于人员众多,而那时宾馆、招待所缺乏,我们学生只能男女分开,在铺满稻草的房间席地而睡。领好棉被床单,安顿好后,大家排队去食堂吃晚饭,饭菜自点,自付钞票和粮票。我自付只带1元钱1斤粮票,6角8分是回奉化的客车票钱,余下3角2分,要支付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中餐,所以不敢奢侈。晚餐只点了4两饭、1碗猪油排骨萝卜汤,花去1角2分钱,4两粮票。人生第一次吃的奉化精神,让棠岙村民肃然起敬。在他身上,人们感受到了一位长者勇于和封建习俗作斗争的高尚情操和不媚日俗的尊贵品质。自从联芳桥横跨在棠溪上游后,村中男女老幼无不念及江镰的恩德。若干年后,这位为宗亲倾其所有的长者去世,出殡那天,东江、西江、溪下各村男女老少皆自觉地加入到送葬队伍中,长长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白色的孝衣孝服布满整个山头,真是“青山映白云,仙翁归逝去”。

位于溪下的文明桥是目前村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桥,是一座木结构廊桥。该桥是江镰长子江晋在父亲造联芳桥数十年后的“杰作”,是江氏后裔乐善好施、造福乡民的历史见证。

## ■ 敝帚自珍

## 难忘老屋

汪逸芬

我娘家老屋坐北朝南共3间楼房。大门开在西边,往东走进去是敞堂,里面是内有楼梯的厨房,东西两边小间堆放柴草等杂物,前面是石板明堂,还有间独立厕所。

据说,这房子建于清朝,距今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在我记忆中,这老屋黑漆漆的,上楼时楼梯软悠悠地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楼板被白蚁蛀得板缝中布满小孔。老屋的木格子窗户,糊上白纸也不透亮。它的房门是木板门,也叫薄刀门,用门铃、铁钉、门闩等上锁,很是安全。老屋楼下的厨房灶台黑得发亮,或许是长期烧柴草的结果。屋内的泥地,一到雨天滑溜溜的,走路得特别当心。到了梅雨天,黑色的房梁上会倒挂很多毛毛虫,掉到身上,让人又痛又痒。

父亲是教书匠,那时尊称先生。随着我们姐弟出生,一家人就定居在了老屋。七八口人住在西边的楼房,有3张木板床。拥挤在一起,冬冷夏热。母亲说每人有三斗

去鞋衣睡觉了。由于一天30多公里的疾行,同学们腿脚酸疼,身体有点累,一下子就呼呼大睡过去了。

第二天是周六早晨,孩子喜动,很早便起床了。洗漱后,大家一起去吃早餐,早餐也是自费自点,我花钱8分,用粮票2两半,点购一碗粥、二个馒头,就着萝卜干解决了早餐。餐后集合,继续以班为单位,在老师带领下,同学们手牵着手,走路游览市区,先后走过了大沙泥街、苍水街、镇明路、中山路及前一天下午走过的路,参观了鼓楼、城隍庙、天封塔、日湖等景点。那时的宁波尽管没有现在灿烂辉煌,没有高楼大厦,但是有历史故事的墙门、老屋众多,沿街商铺林立,国营第一百货商店、第一副食品商店等商业老店声名鹊起,尤为我们所崇敬。那时没有公交车,连自行车也很少,所过街路,行人很多,人潮汹涌,尽管那时物资都要凭票证购买,但店前屋后从乡下来购买物品的人员还是颇多。

一路走来,我们游览了三江口老江桥,听老师讲了关于这座桥的故事。站在第一次看到的老江桥上,我抚摸着桥上的钢架,第一次看到了开往上海的大客轮船,心潮澎湃,甚感社会发展。时近中午,全体同学老江桥右边大世界天然舞台附近休息。期间,我的启蒙老师带我们6个他认为中意的学生,走访了她在宁波经商的兄弟家,其兄弟是奉化班溪洪江岸村张姓人氏,在宁波居住多年。我们进了他家后,他们热情接待,用山里人接待生客的方式,递上热水浸湿的新毛巾,给我们每名同学擦脸,并分了糖果、糕点给我们,同学们深刻感受到他乡遇亲友的亲切和暖心。

从老师亲戚家出来,我们与大部队会合,前往当时很有名气的“缸鸭狗”饮食店,准备吃午餐。午餐也是自费自点,平生第一次上馆子,我又花钱1角2分,粮票3两,买了一碗洋葱面。洋葱面很有名气,面条金黄透亮,猪油漂浮透香,洋葱碧绿透鲜,真是好吃得令人难以忘怀!

中餐后,我们沿咸河路、长春路等,进入宁波汽运公司客车南站。至下午3时半,每个班的学生各自乘上大客车,准时出发回奉化。同学们大多是平民子弟,第一次乘汽车,甚感稀奇,异常高兴,嬉戏吵闹不绝。老师为维护安静,车上布置作业,叫同学们回味游览过程,回去各写一篇感想作文。作业布置后,同学们静下来了,各自想着心事,憧憬着老师平时讲过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进出包车”的景象,不知不觉到了下午5时许,车子停在奉化汽车站,老师宣布活动结束,大家各自回家。

虽然距离我的第一次出游已过去半个世纪多,童稚已成老叟,而且很多老师和同学已经作古,但旅游中的所见所闻记忆犹新。社会发展很快,当年憧憬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要懂得感恩,庆幸生活在太平盛世,要珍惜当下,顺应自然,健康快乐地生活。



草木葳蕤

应立新 摄

## ■ 奉邑风情

## 棠溪三座桥的轶事

沈永明

早在一千多年前,奉化西部大雷山北麓就有先民居住,原住民姓唐,时人称为唐岙。到了五代时,唐岙又迁来江氏一脉,在此散枝开叶。那里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水源丰沛,两条来自不同方向的水源流经同一水域:东边有一条发源于黄甘岭的溪水,称为东江;西边有一条发源于马龙坑的溪水,称为西江。东西江合流后从燕头山山腰流下,故被称为“水汇燕头”。溪水因从高处流下,故此地被称为溪下,下山后流经一村,即为溪下村。临水而居的东江、西江、溪下三村一脉相承,又因绝大多数村民姓江,呈“丫”字形卜筑在棠溪两岸,遂改村名为棠岙。

江氏初来乍到时,一年四季只要天下大雨,东西江水就肆意泛滥,居住在东西两岸的村民只得卷裤腿涉水过河出入村庄。一旦连降暴雨,洪水犹如猛兽,牙牙学语的幼童、三寸金莲的女人、肩挑重担的樵夫就会受到生

命威胁;村民一年辛苦养大的牲口也会被无情的洪水吞噬。如遇干旱,河床就会露出满是石块的溪滩,村民要过河,只得在高低不平的石块中行走。就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中,村民世代过着毫无生命保障的艰苦生活。

话说到四五百年后的明朝,江氏已繁衍成棠溪的一脉旺族。江氏先人勤耕读、俭持家,人才辈出。大凡成功者都不忘回馈桑梓,一边在家乡开创基业,一边热衷于公益事业。为了改变村民的生活状况,江氏先民江纆与堂兄江纆节衣缩食,勤俭持家,在明弘治年间,用自家多年攒下的钱率先出资在棠溪中游建起第一座桥——梦笔桥。该桥始建时,长八十余丈,桥上筑屋十五间,成为气势恢宏的一座廊桥。梦笔桥的建成,成了棠岙历史上的一大壮举,改写了村民涉水过河的历史,不但避免了洪涝灾害带给人们和牲口的威胁,而且极大地方便了村民通行,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弱妇幼艰难过河的后顾之忧。更让人高兴的是,那

些年过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把新建的梦笔桥作为日常交流场所,一旦吃完饭,就时不时地到梦笔桥上扎堆聊天,说戏文、讲天话;那些中年男人在劳作之余便到桥上聊农事、侃大山,“寻开心”的村民还会说上几句荤段子逗乐解乏,旁听的人笑得泪流肚痛、前仰后翻;女人们在溪中浣洗衣物后,不忘在桥上歇歇脚,说说东家媳妇长、聊聊西家婆婆短,无不乐在其中;小孩们放学后直奔梦笔桥,在那里玩捉迷藏、老鹰抓小鸡等游戏。从此,梦笔桥不再是单纯便于通行的建筑物,更是成了村民茶余饭后谈天说地的专有场所。

到了嘉靖年间,正德九年中进士的江镰告老返乡,但他没有闲赋在家,整天操心着村中家长里短的琐事,如听到哪家兄弟不和,他定会主动上门去做“和事佬”,直至兄弟间重归于好才作罢。如发现哪家分家不公,他也会上门找家人说理,直至父子、兄弟间一碗水端平,后才高兴离去。几年下来,江镰在宗亲中成了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暮

秋之年,他还作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选择,摒弃封建时代厚葬的习俗,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养老钱和丧葬费全数捐出,在棠溪上游建起了第二座桥——联芳桥。联芳桥的建成,乡亲们同样为之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尤其是江镰那一心为宗亲的奉献精神,让棠岙村民肃然起敬。在他身上,人们感受到了一位长者勇于和封建习俗作斗争的高尚情操和不媚日俗的尊贵品质。自从联芳桥横跨在棠溪上游后,村中男女老幼无不念及江镰的恩德。若干年后,这位为宗亲倾其所有的长者去世,出殡那天,东江、西江、溪下各村男女老少皆自觉地加入到送葬队伍中,长长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白色的孝衣孝服布满整个山头,真是“青山映白云,仙翁归逝去”。

位于溪下的文明桥是目前村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桥,是一座木结构廊桥。该桥是江镰长子江晋在父亲造联芳桥数十年后的“杰作”,是江氏后裔乐善好施、造福乡民的历史见证。